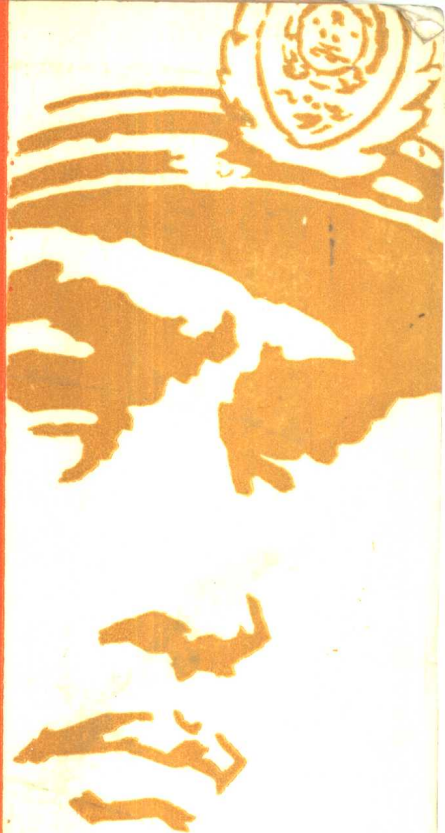


公安魂



● 宗岱 著

● 群众出版社

宗岱著
群众出版社



公安魂

GONG
AN
HUN

1988年·北京

公安魂

宗岱

群众出版社出版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77千字 插图9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121—7/I·32 定价：3.10元

印数：00001—65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公安战士富于传奇色彩生活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刑侦处长皇甫煜身陷逆境，经历了一番荣辱和生死的考验，最终查清了凶宅闹鬼真相，破获了假钞案，并挖出了内部的败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故事情节曲折，充满悬念。作者热情地讴歌了公安战士的大智大勇以及他们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热爱。

沉静的夜色十分浓重，屹立在道边的路灯，把柔和的光亮洒在静寂的街道上。初秋的夜晚，是那样的美妙迷人，皎洁的月亮，静悄悄地悬挂在墨蓝的天空，稀疏的星斗闪烁着淡蓝色的光，柔和的软风，轻轻地拂过树梢，叶儿发出了一阵阵“沙沙”的响声。此时，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一辆咖啡色的皇冠牌出租小汽车飞驰而来，在一幢漂亮的公寓前停下来。车门开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匆匆忙忙地跳下汽车，紧张地环顾了一下周围，便径直走进了公寓。那辆神秘的出租小汽车，也不声不响地开走了。

静静的楼道里，顿时响起了没有节奏的高跟鞋声。那声音，仿佛象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鹿，为了逃避猛兽的追捕而发出的杂乱的蹄声。少妇的修长身影，在一层层楼道的墙壁上闪过，终于停在了第四层楼道里的一个房间门口。她伸出纤细的手指，按响了门铃。随着那悦耳的“叮咚”声，房门慢慢地打开了。

“请问，”少妇不安地问道，“刑侦处长皇甫煜是住在这儿吗？”

皇甫煜打量了少妇一下，很有礼貌地说：“我就是皇甫煜，请屋里坐吧。”

少妇走进房间，拘谨地扫视了一下简朴的家具，然后便坐在了靠窗的长沙发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甫煜。那张苍白的脸上，闪动着一双美丽而惶恐的眼睛。从她眼神里，皇甫煜察觉到似乎有一种不祥的东西摄住了她的灵魂。但是，他又一时捉摸不透何以使她紧迫到如此地步，非要深夜闯入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然而，更令皇甫煜奇怪的是，她是怎样探知了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的刑侦处长的住宅呢？皇甫煜为少妇沏了一杯清茶放在茶几上，随口问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皇甫处长，”少妇眼里闪着泪光，突然，扑身跪了下来，用颤抖的声音说，“请你救救我吧！”

皇甫煜一惊，忙把少妇扶了起来，说道：“有话慢慢讲，不要这样。”

少妇重新坐下来，止不住用手帕掩面哭泣着说：“有，有人要杀我……”

皇甫煜听罢，两道浓眉紧蹙起来，忙问：“是谁要杀你？”

“一个魔影！”少妇的眼睛里，蓦然闪出恐怖的色彩，“那个魔影，时常在我的房间里出现。它飘忽不定，时隐时现，来去无踪。尤其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它出现的次数最多。我……实在受不了啦！”

“你住在什么地方？”

“福音路十三号大院。”

那个地方，皇甫煜是知道的。因为那里有一座天主教堂，又有教会的房产，所以命名为福音路。解放前，社会上传闻十三号大院是一所凶宅，几乎无人敢居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陆续搬进几户人家，一直过得很平静。“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十

三号大院的门口，被红卫兵贴上了白纸黑字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凶宅魔影”。在疯狂的红卫兵运动中，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们，遭到了劫难，很多人死于“红色恐怖”之中。有一位知识分子，因为父亲是资本家，被殴打得死去活来，结果一家三口在风雨飘摇的深夜，上吊自杀了。几天之后，又一家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吞金身死。从此，一向无人问津的“凶宅”之说，又在这座城市暗暗地流传开来。半年以后，又有一家遭到灭顶之灾，男人死于造反派私设的公堂，女人后来死在病榻上，撇下了一个女儿，被同邻的一位女画家收养起来。自此以后，社会上风传福音路十三号凶宅的鬼怪奇闻，几乎人人皆知。大院里的其它几户人家，胆战心惊地闹着要搬家。

不久，一队红卫兵闻讯开进了这个大院。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把院内的每一户人家折腾得天翻地覆，并贴出大字标语：“提高革命的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谁敢扭转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就砸烂他的狗头！”为了表示他们是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一队十几人，住进了那间一家三口上吊自杀的房间里。谁知半夜，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位红卫兵出屋上厕所，在一道微弱的闪电下，他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影向他走来，不由得恐怖地大叫一声，扭头就跑。屋里的红卫兵被惊醒了，他们冲出房间，用手电四下搜索，结果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又把全楼的人轰醒，赶到楼道里严加审问，可是大家都摇头否认出过房间。红卫兵们虽然不可一世，但毕竟也有胆小的。经这一吓，就有人闹着要散伙。正在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又闹出了一件更加耸人听闻的邪乎事。也是半夜三更，朗朗的月光射进昏暗的楼道，一片迷濛。有一名红卫兵因闹肚子，不得已而起来上厕所。当他推门走进窄小的厕所时，看见一个人站在大便池前一动不动，便顺手拉亮了度数很小的电灯。借着微弱昏黄的灯光，他见那人身着一身黑衣服，由于背冲着他，

只能瞧见那人的后脑勺。他急着要屙屎，便拽了那人的衣角一下，说：“你怎么还没尿完？”这时，只见那人慢慢地转过身来，而那颗脑袋，却依然是一个长着毛发的后脑勺。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大叫一声，掉过头来就往回跑。等他把屋里的红卫兵都叫起来，那闪着昏黄灯光的厕所里，却空无一人。于是，红卫兵们又采取了紧急行动。他们把熟睡的人们喊醒，挨家挨户地进行了大搜查，却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的迹象。这样一来，那些吵着要撤走的红卫兵，占了上风。第二天，这队红卫兵便无精打采地撤离了十三号大院。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十三号大院的“凶宅”之说，也被人们淡忘了。没有想到正当万业俱兴的时候，十三号大院又出现了魔影，怎么能不引起皇甫煜的高度重视呢？

“十三……十三……这个不祥的数字，为什么偏偏安在我们的住宅上呢？”少妇喃喃地说道，“皇甫处长，大家都管你叫‘活钟馗’，你……快把那个魔影抓住吧！”

皇甫煜冷静地点燃起一支香烟，平和地问道：“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我叫杨萍，在印刷厂上班，因病吃了‘劳保’。”

“什么病？”

“神经衰弱。”杨萍说道，“一犯起病来，常常整夜都睡不着觉。”

皇甫煜问：“你所看见的魔影，不会是幻觉吧？”

“不，决不是幻觉。”杨萍急切地说道，“它戴着黑礼帽，披着黑斗篷，脸也是黑的，没有鼻子和眼睛。我要是说谎，就让我……”

“不要这样紧张，我相信你。”皇甫煜站了起来，“这件事，你丈夫知道吗？”

杨萍瞪大了眼睛，说：“我对他说过不止一次，可他就是不

相信。有一次深夜，我突然惊醒，又看见了那个魔影，它好象正在屋里寻找什么东西。我忙把丈夫推醒，悄悄告诉他魔影又出现了。可他瞧了半天，却说什么也没有看见。天哪！那个魔影就站在我们的床前，可他却没瞧见，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赵健勇。”杨萍说道，“他是采购员，经常不在家。”

“你到我这儿来，征求他的同意了吗？”

“没有，”杨萍摇了摇头，说，“他出差了，把我一人扔在家里，我实在害怕，就跑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

“那天……”杨萍的两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似乎有些烦躁不安地说，“那天我在街心花园闲坐，走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看了看我，便在我的身旁坐下来，说我的脸上有邪气，要给我算卦。想起那个魔影，我就让他算了一卦。他算得很准，说有一个鬼影经常在我的房间里显形。我真害怕死了，便问他怎么办？他说，市公安局有个刑侦处长叫皇甫煜，绰号‘活钟馗’，最能驱邪降鬼。他还对我说，若想找你，不能去公安局，否则会惹出麻烦。接着，他就把你的地址告诉给了我，并嘱咐我说，千万不能把这事对别人声张，不然就会惊动邪魔，非但鬼捉不成，连命也会丢了。”

杨萍一口气说完，只觉得口燥舌干，心口也“怦怦”乱跳，感到焦躁不安。她一把抓起茶杯，“咕咚咕咚”地把凉茶喝了个净光。看到这种情形，使皇甫煜感到很诧异。一个年轻少妇，在初次见面的男子面前，竟会如此失态，实在少见。

“啊，你这屋里真热！”杨萍原本那张苍白的脸此时早已象块红布，眼波里生出了异样的光彩，声音也变得娇柔了，“我，我真想……”

皇甫煜冷静地注视着杨萍，坐在不远处的小沙发上说：“如

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会帮助你的。不过，眼下已经夜深人静，你该回家了。”

“不，我怕……”杨萍笑咪咪地瞅着皇甫煜，眼波闪闪发光，“丈夫不在家，一个人冷冷清清……”

皇甫煜猛地站了起来，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给刑侦处挂了一个电话，命令值勤人员立即乘车赶到他的住处来。他刚放下电话筒，便传来了“叮咚叮咚”的门铃声，于是他又走去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一个满脸怒气的男人，他劈头就问：

“杨萍在你家吗？”

“在这儿，”皇甫煜说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她丈夫！”

说着，那男人一把推开了皇甫煜，向里面冲去。皇甫煜伸手抓住了那人的胳膊，那人使劲地挣扎了几下，没有挣开，便大声地喊了起来：

“你，你要干什么？”

“这很好解释，”皇甫煜平静地说，“想提醒你一下，这是在我的家里。”

“哼！”那男人气呼呼地说，“深更半夜，把我老婆关在你的屋里干什么？”

“她是来报案的。”

“报案？”

“因为你的家里出现了魔影。”

“无稽之谈！”

皇甫煜温和地笑了，说：“除非她是神经病患者，否则很有立案的必要。”

那男人粗声粗气地说：“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要把她领回家！”

皇甫煜颇感轻松地说道：“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请吧！”

然而，当皇甫煜打开小客厅的房门时，不禁怔住了。他看见杨萍仰脸躺在长沙发上，脸色赤红，蓬松的长发散乱地垂落下来，胸前的衣扣已经解开，露出了两只雪白的乳峰。

“啊！”赵健勇狂怒地大叫着，“你们干的好事！”

这一声喊叫，惊起了杨萍。她一眼看见丈夫暴怒地站在皇甫煜的身旁，慌忙掩住了高耸的胸脯。赵健勇扑过去，抡起胳膊就给了杨萍一记响亮的耳光。当他第二次举起手的时候，手腕已被皇甫煜铁钳似的手紧紧地抓住了，甩也甩不开。

皇甫煜厉声喝道：“赵健勇，你冷静一些！”

赵健勇气咻咻地大声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刑侦处长皇甫煜。”

赵健勇闻听，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大名鼎鼎的刑侦处长。这时候，从门外走进三个人，领头的是公安局副局长耿文杰。

“皇甫处长，”耿文杰严肃地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等皇甫煜答话，赵健勇一把扯开杨萍的衣衿，壮着胆子叫道：“你看，他跟我老婆干些什么勾当！”

耿文杰瞄了一眼杨萍裸露的乳房，然后看定赵健勇，一字一顿地说：“你太放肆啦！”

赵健勇一怔，瞅见耿文杰身后的两名刑警在冷冷地盯着他，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皇甫处长，”耿文杰问道，“可以解释一下吗？”

皇甫煜从容地点燃一支烟，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十分遗憾。虽然我还不明了事情的真相，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有人蓄意对我进行陷害。倘若不是面前的这两个人，那就是另外的一些什么家伙。”

“你说的很有道理。”耿文杰冷眼打量了一下赵健勇和杨

萍，又转向皇甫煜说道，“假如我把这两个人带走，你不会反对吧？”

皇甫煜说：“这是你的职责。”

“好吧，”耿文杰转身对那两名刑警说，“把他们带走。”

杨萍用手捂住脸，哭着走出了房间。赵健勇颇不服气地站在那里，不肯出屋，直到被一名刑警推了一把，这才老实地走了出去。耿文杰见那对夫妇被刑警押出了房间，便点燃一支烟，漫不经心地看了皇甫煜一眼。

“耿副局长，”皇甫煜坐了下来，“你来得如此及时，我向你表示感谢。”

耿文杰微笑着说：“公安局向来闻风而动，雷厉风行，这也是老传统嘛！如果我不及时赶到，你将怎样来收场呢？”

皇甫煜说：“事情一发生，我就给刑侦处去了电话，叫值班人员马上赶到我这里。不想，却惊动了耿副局长，实在抱歉。”

耿文杰不以为然地说：“说来也巧，我正在办公室里看有关假钞案件的材料，突然有人给我打来匿名电话，说你这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我感到很奇怪，便带着两个人赶来了。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骨干，遇事彼此照应一下，也是应该的。”

皇甫煜似笑不笑地说：“谢谢你的关照。不过，今夜的事情，还是不徇私情，秉公办理为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多啦！”耿文杰笑了笑，说，“这场闹剧，实在出人意料。尤其是发生在刑侦处长的家里，更令人莫名其妙。我真希望这是那一对男女耍的阴谋伎俩，旨在破坏公安干警的威信。至于真相究竟如何，只有在详细调查之后才能下断语。由于此案与你有关密切关系，最好交给内保科处理，我想你不会介意吧？”

皇甫煜慢慢地吸着烟说：“当然，交给内保科处理是理所应当的。不过，那个女人所谈的福音路十三号大院出现的魔影，十

分蹊跷，刑侦处有必要搞清楚。也就是说，一个案件，两下里调查。内保科负责审理我的行为，刑侦处负责侦查出现魔影的真相。这样分工，不知耿副局长是否同意？”

耿文杰面无表情地说：“皇甫处长，由于‘贼鸽案件’和‘死神案件’把我扯了进去，至今我仍心有余悸。为了避免涉嫌，凡属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一概不过问。”

“好吧，就这样讲定啦！”皇甫煜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地说道，“耿副局长，不喝杯水吗？”

耿文杰情知这是皇甫煜对他下逐客令，便冷冷一笑说：“不，他们还在楼下等着我呢，再见！”

皇甫煜把耿文杰送到房间门口，说了一声“恕不远送”，正准备回身进屋，便见刑侦处副处长武志魁匆匆地走上楼来。耿文杰看了一眼身材高大的武志魁，随便地打了一声招呼，便下楼去了。

武志魁来到皇甫煜的面前问道：“处长，发生什么事啦？”

皇甫煜微微地笑了笑，说：“咱们进屋谈吧！”

两人走进屋里坐下来以后，皇甫煜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从容不迫地讲给了武志魁听。

“处长，”武志魁听完了皇甫煜的讲述，禁不住咬了咬牙，说道，“很显然，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其用心太恶毒啦！我更奇怪的是，耿文杰来得如此迅速，竟那样轻易地相信了匿名电话。那两个男女落在他的手里，肯定做不出好文章。我认为，事情紧迫，必须马上向黄泰局长汇报。”

皇甫煜点了点头，冷静地说道：“那对夫妇落在耿文杰的手里，确实有可能惹一些麻烦。但是，内保科也不都是吃偏食的，不会违背事实偏信口供。再说，杨萍也许真有生命之忧，一心要我帮助她解除危险。但凡她是个明白人，就不会信口雌黄。眼下要紧的是，必须尽快解开‘魔影’之谜，免生意外。明天一早，你就

亲自去福音路十三号大院，它的历史调查清楚，最好能找到它的原始建筑的设计图纸。我考虑，那个所谓的‘魔影’不断地在杨萍的房间里出现，而且好象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其中必定有些名堂。说得更明确一些，如果那不是杨萍的幻觉，或者是她在撒谎，那末很可能在那个房间里有个密室，内中藏有罪犯迫切需要得到的东西。至于对我的陷害，有可能是某项阴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当然也要弄个水落石出。明天上午，由我亲自向黄泰局长汇报。”

“好，”武志魁点头说道，“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武志魁告辞了皇甫煜，走出房门，匆匆地下楼去了。皇甫煜回到屋里，重新点燃起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了起来。

初秋的冷月，悬挂在天空，明晃晃地象一只白玉盘。月下的世界，是那样的宁静。万物在夜色中，悄悄地滋生着、成长着、壮大着。然而，在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里，罪恶的阴谋，有时也会在阳光下进行……

二

天高气爽，阳光灿烂，使人的精神格外舒畅。在秋季里，这样的好天气并不难得。只是那些飘落下来的枯叶，有时会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

武志魁离开福音路派出所之后，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十三号大院。当他走进院门，心情蓦然变得阴郁起来。那幢死气沉沉的灰色歌德式楼房，即使在朗朗的阳光下，也显得那样没有生气，活象一座荒凉的坟茔。

据户籍警介绍，这座别墅式样的二层楼房，是国民党军统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三十年代初期，为他的第九姨太太建造的。据说，有一天晚上，九姨太的寝室里突然失火，蓝色的火苗从窗口蹿出好高，并传出凄厉的呼救声。虽然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是年轻而漂亮的九姨太却在这场奇怪的火灾中丧生。从此，这所楼房就空了下来，无人居住。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以后，那位国民党的军统大特务，在临南逃之前，把它转卖给一个富商。这个富商，后来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几年后的一个深夜，突然发

现那个富商被勒死在床上。于是，这所房子就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可是，日本人住上不到半年，又突然全部搬了出来，从此再也没有人居住了。直到日本投降以后，那个军统高级官员，又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在这座城市出现，并且收回了这幢楼房。但是，他从来不在这里过夜，每次来总是牵着一只凶猛的狼狗。解放前夕，他仓皇出逃，由于中途遇上大雾，飞机撞在一座山上坠毁，这位国民党军统的高级官员便一命呜呼了。

解放后，这所房子没收为公产，并陆续搬来了六户人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几乎每家都挨了斗、抄了家。一九七四年落实政策，有三家平了反，退赔了东西。一家因工作调动，迁居到了另一个城市。一家被遣送回原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回到城市，重新搬入旧居。一家因全部上吊自杀，注销了户口。眼下，这幢楼房里除四家老户外，又搬来了两家新户。其中一户因得知房内曾吊死过三口人，一年前又搬走了。至今那个房间，还空闲着没人敢居住。至于这幢楼房的“凶宅”之说，年轻的户籍警虽有耳闻，但因楼内的老户闭口不愿谈及此事，故面所闻无几。

武志魁临离开派出所时，又给房产公司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存有十三号大院的建筑设计图纸。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武志魁站在院子里，正独自望着那所楼房沉思的时候，从楼里走出一位苍白头发的老大娘。她打量了一眼身着西服革履的武志魁，便走过来问道：

“同志，你找谁？”

武志魁说：“大娘，听说这楼里空闲着一间房子，如果还没有租出去的话，我打算搬来住。”

“你……是外地人吧？”

武志魁笑了，说：“我刚调到这个城市不久，因为单位一时解决不了家属宿舍，只好到外面找房子。”

“同志哟，”老大娘很神秘地说，“不是大娘多嘴，这所楼房有些不太安静。尤其那间空屋子，死过一家三口，闲了好几年没人敢住。一年前，曾经有一对小青年，因为结婚没有房子住，就搬了进去。开始还不觉怎么样，可住上不到三个月，两口子就整天做恶梦，邪乎着哪！我劝你呀，还是到别处找房子吧！”

武志魁故意叹了一口气，说：“大娘，这城市的房子实在难找啊！”

“说的倒也是。”老大娘同情地说，“如今城市闹房荒，找间房子确实不容易。不过，看你的块头，结实得比牛还壮，兴许倒能镇住邪。那间房子总空着也不是个事儿，住上个人家，也能有些活气儿。你要是不信鬼呀神的，就跟房管站打个招呼，搬来住吧！”

武志魁心里暗暗发笑，他见老大娘为人朴实，又好说好道，便装出口渴的样子说：“大娘，能给我点儿水喝吗？跑了一路，口干得不行。”

“看你说的，”老大娘笑道，“莫说一口水，就是管上几顿饭，大娘也舍得。来，到屋里坐吧！”

武志魁答应一声，便跟在老大娘的身后走进楼里。楼道里显得有些阴暗，但武志魁很快就适应了。

“小伙子，”老大娘指了指楼下左侧的一个房门，说，“大娘就住在这儿。”

这时候，从楼上走下来一位服装入时的女人。她好象无意似的打量了一眼武志魁，便走出了楼房。武志魁见老大娘已经打开房门，忙跟着走了进去。屋子里陈设虽然一般，却收拾得桌明几亮，非常洁净。

“大娘，”武志魁说，“看得出来，您老是位勤快人哪！”

老大娘听到对她的夸奖，十分高兴地说道：“我这一辈子，爱的就是个干净。看见别人家里乱糟糟，他就是有个金山银山，我